



辛金順詩選 (2003-2007)

【導讀】

辛金順（1963-），出生於吉蘭丹州白沙鎮，祖籍廣東澄海，曾有筆名辛吟松。接受六年華文小學教育後，進入英校改制的國民型甘美爾中學就讀，及至大學先修班畢業。後曾任華小和吉蘭丹中華獨中教職，一九九〇年出任雪蘭莪州馬華公會執行秘書。一九九二年赴台，就讀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甄試考取中正大學中文所，取得碩士學位後，復考上該校博士班，畢業於二〇一〇年七月，先後擔任過中正大學及多所台灣中南部大專院校的兼任講師。作品曾獲：馬來西亞潮青文學獎、梁實秋散文獎、中國時報新詩獎、中央日報新詩獎、台灣省新詩獎、台北文學獎新詩獎、府城新詩獎等。著有：散文集《江山有待》（1989）、《一笑人間萬事》（1992）、《月光照不回的路》（2008），詩集《風起的時候》（1992）、《最後的家園》（1997）、《詩圖誌》（2009）、《記憶書冊》（2010）。

辛金順，以筆名辛吟松在吉隆坡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風起的時候》，赴台留學之後，正式啟用本名辛金順，創作風格也產生了階段性的變化。他毅然放棄當年的熱血式書寫，甚至隱匿起故國的圖象，創作了大量以童年為題的創作，這暗示了一個重要的轉變：隨著國家意象的隱退，成功卸除了糾纏多年的憂患意識，文本中的世界縮小成童年的故居，單純的田園意境。他在《最後

的家園·後記》中表示：「通過詩，我企圖在現實中建構自己失落的家園，童年中的種種畫面，生命裡的一些理想，以及在時間中消逝的人情與物事，交雜穿插成了模糊的意象」。這種「失樂園」的追尋心理，遂成為辛金順詩作的一個核心主題。但他在《最後的家園》緬懷童年故土的時候，大多以情馭景，著重於語言、意象和詩趣的經營，還沒有意識到空間內涵的差異性，以及地方感（sense of place）等問題，他在詩中經營的是一種「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的原鄉／鄉土書寫，跟他人筆下的田園詩沒有明顯的差異。若沒有明確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空間內容，辛金順的鄉愁是空洞的。

陳大為在〈想像與回憶的地誌學——辛金順詩歌的原鄉書寫〉特別討論了辛金順的代表作〈吉蘭丹州圖誌〉組詩。這首組詩涉及的地理範圍很廣，包括：道北、哥打峇魯、蘭道班讓、白沙、瓜拉吉賴、話望生等六個城鎮，幾乎跨越吉蘭丹州全境。作者跟地方之間的關係，在文本中沒有被清晰的勾勒或交代，比較能夠確定的只有：作者童年居住在白沙鎮。在其餘五個城鎮的敘事中，主體的角色被抽離在地景和歷史事物之外，成為角色超然的宏觀敘述者，向讀者訴說它們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質、鄉土風情。必須透過他的散文集和另一首組詩〈記憶書冊〉，才大致弄清楚六個城鎮跟他之間的地緣關係。不管怎樣，選擇了六個地點作為原鄉圖象的地景，先天上就削弱了地誌書寫的條件

從嚴格意義上看，辛金順的地誌／原鄉書寫，偏向為普遍意義（而非單純的個人生活經驗）的「吉蘭丹州圖誌」，借助其中幾處地景的編碼活動，回顧他個人生活經驗裡的吉蘭丹。其次，我們必須注意到這首組詩是跨文化的鄉土書寫（在台灣寫馬華的多元種族文化社會），它的預設讀者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

作者的書寫策略。

吉蘭丹是馬來人居多的州，不但有濃厚的回教文化氣息，甚至有所謂的「吉蘭丹土話」。毫無疑問，華人是非常弱勢的族群，尤其在政治上，根本找不到一絲發聲的管道，這裡是伊斯蘭的土地和天空。儘管如此，它畢竟是辛金順生活了三十年的地方，情感的依附，在童年主題的敘述中十分明顯，而且強烈。

白沙鎮是辛金順從小長大的故鄉，自然成為第一節：「1. 白沙：故鄉的隱喻」。這一節寫得相當樸實且生動，將童年的心境融合在場景當中，企圖重建一個多元文化、田園式的生活空間，所以他在字裡行間植入濃厚的懷舊情感，努力打造「吉蘭丹式」的地方感和區域認同：「涉過一條小溪，我們的籍貫書寫在／膠園的背後，潮州話、閩南音、馬來語／填入我們的住址，在PasirPuteh／童年遊行，從高腳屋下／到獨木橋邊，夕陽與被曬乾的／吉蘭丹土話，輕輕托住／我們早已遺忘的乳名……」。方言和籍貫似乎是華人族群的存在憑證，其餘的華人節慶活動和文化特質不見蹤影，所以前者更得顯孤單和珍貴，也很接近吉蘭丹州的華人文化實況。文本中居民的身影是隱匿的，僅透過白沙鎮的四大生活用語——潮州話、閩南音、馬來語、吉蘭丹土話——交織出抽象的族群生活面貌。這個敘述策略原本不錯，可惜詩人點到即止，沒有發展成更豐富的文化圖景，方語和土話都成為「白沙圖誌」中的浮光掠影。

辛金順營造的空間內容，頗有馬來村莊的味道，簡樸、炎熱的赤道意象當中，充滿童趣；尤其「被曬乾的吉蘭丹土話」，有畫龍點睛的效用。接著他寫到「我們前行，跨過被剷平的椰林／馬戲團在這裡已從記憶中拔紮遠去／只剩下巴剎古老的倒影，撥開／一河流水的浮雲，等待東北季風」，往昔的空間想像不斷回

填記憶的內容，雖然詩人對原鄉的描述大都是視覺性的，但鄉愁的情感卻隱藏在柔軟的語氣背面，讓敘述本身豐實起來，成功建構一座幽靜的失樂園。此節的情感模式雖然偏軟，但正好適用於「回憶式」的地誌書寫。

辛金順在此節置入／處理馬來語彙的策略，值得重視。譬如「巴剎」(pasar，傳統菜市場)，只有諳馬來語的讀者才懂什麼是「巴剎」，辛金順沒有進一步註解；其次，他也直接用上PasirPuteh，也沒有急著去隨文注釋；接著又有TokJanggut，完全沒有任何解說。從這三處看來，辛金順毫不考慮「非馬華」讀者的閱讀障礙，直接以馬來文或中譯入詩，讓「白沙」的鄉土性更為純粹，是值得肯定的創作考量。從詮釋障礙的角度看來，他的預設讀者應該是馬華讀者。

另一個問題是地名的中譯。全詩只有第五節「道北」(Tumpat)的中譯能夠產生地理性的聯想——「馬來半島最北的鐵道站」——並巧妙地組織起該節的情景敘述，其他五節就不行了。這是一個高難度的創作難題，中譯與馬來文本意之間，必須有所抉擇，不能強求。

暫且拋開中譯不談，我們來檢視地名的馬來文「本意」與內容的聯繫。辛金順在第二節「2. 話望生：想像的禁忌」的首段，即寫到：「狐狸在狐狸洞裡出沒，孤寂的光陰圍坐／山與山相互守著，禁忌的想像／在新村幽暗的燈光裡如枯葉悄悄搖落／向北，再向北，縮進馬共史的盲腸／穿過去只剩下一條大街，承接拋過來的／粵語，鄉愁在黃昏裡低頭散步」。詭譎的空間氛圍開啟了本節的敘述，再由鄉野傳說轉進「馬共史的盲腸」，從神鬼禁忌到政治禁忌，我們讀到一個被村民列為雙重禁地的「想像結界」，神出鬼沒的馬共跟狐狸在現實與想像中融為一體，不過這

只是第一層的融合。原以為「狐狸（洞）」意象的運用，只為了形塑馬共及其巢穴的隱秘性和機動性，但讀到節末的註釋才發現：「話望生」即是馬來文「狐狸洞」的意思（gua 即洞穴；musang 是狐狸），原來辛金順更深一層的意象設計，是將地方釋名、馬共歷史和空間想像，三者疊合為一。這一招非常精妙。辛金順將匯集於此的元素，重新鍛造成一則生動的「想像的」地誌書寫。

同樣的釋名技巧，也運用在其餘幾節。單從創作技術的角度來說，能夠將中譯地名納入敘述之中，產生某種詮釋效應，是最完美的構想，但這裡同時牽涉到地名的馬來文原意，在短短二十行的篇幅內，要兼顧二者已經不容易，何況一共六個地名。辛金順知道只有從馬來地名才可以開採出豐富的「空間想像」和地方資訊，中譯只能牽強附會，或外掛副題。吉蘭丹畢竟不是華人／漢語的地盤，從地方和意象系統的馬來文化成分，可以清楚感受到它的整體環境。辛金順透過具有嚮導作用的「地方釋名」去創造家園的感覺，並建立顯著的地方意象。這個宏觀的書寫策略，無疑是最正確的決定。

形塑吉蘭丹的地方經驗，就得用上馬來化的意象系統，讓文本的空間故事，有別於一般華語詩歌／現代漢詩的風貌。辛金順的空間描述，不僅僅是策略層面的經營，策略是枝，語言是葉，作為一首詩的根本價值，還是它的語言表現。在「3. 瓜拉吉賴：燕子的圖景」，有一個段落的節奏感非常明亮、俐落：「燕子在電線上排好音符，沿著長街／吹起巴哈 E 小調協奏曲／暮色從山裡跨了出來，在巷口／與匆匆趕集的小販相遇／夜市的燈在此點燃星光，刷亮了／躲在門後的夢想，一些鹽／一些糖，一些太平盛世的想像／栓在一首馬來詩裡，宛如／燕子呢喃，南國如夢的春光」。吉蘭丹並不是一個富裕的州，從其餘各節使用的意象／

物件足以印證這一點。在多條平行的電線上排列整齊的燕子，是馬來西亞各地常見的景象，比喻成音符十分貼切，但「巴哈E小調」卻是一大敗筆，在這個馬來化的敘述氛圍當中，顯得非常突兀（應該選擇馬來音樂）。第二段的意象轉換、斷句與銜接就比較出色，從具象的燈到抽象的夢，再轉入民生物資最簡單的象徵，然後是美好的盛世想像。在長短詩句的交錯下，虛實的事物各就其位，最後安頓在馬來詩歌裡頭，現實的空間內容（記憶）在敘述中再度向詩（虛構）靠攏。

地方，是一個由意義和經驗構築而成的世界，辛金順的鄉愁主要是由城鎮的街景，以及當地人民的生活情景組成，這裡面抽離了他個人的活動身影，換言之：他是從大眾生活視野來描述吉蘭丹。在第四及第五節當中，他再三強調吉蘭丹位處泰馬兩國的邊境，「4. 蘭道班讓：邊界的鄉愁」和「5. 道北：鐵道的格律」都存在著一股臨界點的灰暗意識。在國之邊界，辛金順感受到：「鄉愁在此倒懸成一首歡樂的歌曲，跨過去／回家的路就迷失了自己」，如今他離鄉背井十年餘，再回過頭去書寫那個只為探親才回去的原鄉，他會不會找不到自己？

選擇性的鄉鎮圖誌，自然隱含了作者對這六個地方的緬懷與了解；但這些空間內容讀起來，比較像是「想像」和「記憶」的吉蘭丹，經過兩者的雙重淨化和漂白，幾乎變成一座童稚的烏托邦（或失樂園），不僅平靜，更給人一種停格、靜止的錯覺。說得具象一點：文本中的「吉蘭丹」，是一串停止增長的、凝固的時間區塊，所有被描述的事物，都被安頓在不同的時間／記憶座標上，靜靜地攤開全部內容。唯一活動的，是詩人敘說舊事的舌頭。辛金順在〈吉蘭丹州圖誌〉當中，選擇了六個跟他的生命經驗（記憶）相關的城鎮，再以真實的鄉愁、文化想像和地方認同，

去重新塑造、填補，或修復想像和記憶中的失樂園。

本輯所選〈吉蘭丹州圖誌〉（組詩）、〈語言術〉、〈星月知道〉、〈故事〉等四首，皆出自《記憶書冊》，從這四首詩可讀出辛金順多年來經營的一條「回家的路」。長達十八年的旅台歲月，漫長的漂泊，形成強烈的不安定感，故鄉吉蘭丹遂成為他在新詩和散文創作裡，不斷追尋的夢土。雖然他並沒有真正回家，但這片夢土，無形中成就了辛金順的創作。

吉蘭丹州圖誌 (2003)

0. 序

一隻松鼠悄悄從我的回憶枝椏躍向
午夢醒來的胸口，陽光退到
中年的前庭，小徑蜿蜒
卻把我拉到 1963，亞熱帶的雨林
鎖住初生的眼睛，在
蜥蜴交叉的舌尖上
滑行，並向前方瞭望

1. 白沙：故鄉的隱喻

涉過一條小溪，我們的籍貫書寫在
膠園的背後，潮州話、閩南音、馬來語
填入我們的住址，在 Pasir Puteh
童年遊行，從高腳屋下
到獨木橋邊，夕陽與被曬乾的
吉蘭丹土話，輕輕托住
我們早已遺忘的乳名，繞過
一個個傳說，來到——

歷史的廟庭，擺盪著 Tok Janggut 的鬍子
朝向，英殖民時的遺跡前進

吶喊聲在背後剝落，荒野
退去，我們把稚真的歲月作笛
為你吹奏一支故鄉的夜曲

在小學校門前，開智校歌
乘著注音，滑入時間大街的盡頭
晨光扶起樹影，樹影拉著山色
列隊魚貫走進簡陋的課室

我們前行，跨過被剷平的椰林
馬戲團在這裡已從記憶中拔紮遠去
只剩下巴剎古老的倒影，撥開
一河流水的浮雲，等待東北季風
吹來，十二月的雨聲
將小鎮的故事輕輕浮起

水災退逸，年與年翻越過去
我們卻在褪下童音後一一離去

註：白沙，原名為巴西富地（Pasir Puteh）。

2. 話望生：想像的禁忌

狐狸在狐狸洞裡出沒，孤寂的光陰圍坐
山與山相互守著，禁忌的想像
在新村幽暗的燈光裡如枯葉悄悄搖落

向北，再向北，縮進馬共史的盲腸
穿過去只剩下一條大街，承接拋過來的
粵語，鄉愁在黃昏裡低頭散步
走過去就聽到布賴水月宮的鐘聲
悠悠敲醒三百年前先祖南來時沉睡的足印

而傳說因為遙遠，幻想的邊界成了虛線
撕掉的想像通往火車站的月臺，載走
窺探世界的目光，夢在這裡轉彎
循著軌道走出童年的搖籃，林與林
擁抱的地方，走出綠色的欄杆

唯山溪年年暴漲，把山裡的秘密
傾洩而出，向棕油園裡的村落報訊
霧仍留在樹梢，仍茫茫掩過禁忌的年代
在木桐商人凸著肚子的下方
伐木的電鋸迅速把山林的版圖削去一半
土石流跟著將歷史的裂縫覆蓋

而新興的城鎮尚未完成，移民的政策
在號角聲中蟹行而入，將新村
狗吠的聲音，圍進小小的窗口
木屋樓頭，時間在逐漸老去的歲月中奔走

狐狸洞裡狐狸早已絕跡，山與山

仍守在那裡，守著百里外
早已被許多人遺忘的古老禁忌

註：話望生，馬來名為 Gua Musang。

3. 瓜拉吉賴：燕子的圖景

燕子在電線上排好音符，沿著長街
吹起巴哈 E 小調協奏曲
暮色從山裡跨了出來，在巷口
與匆匆趕集的小販相遇

夜市的燈在此點燃星光，刷亮了
躲在門後的夢想，一些鹽
一些糖，一些太平盛世的想像
栓在一首馬來詩裡，宛如
燕子呢喃，南國如夢的春光

涼風梳過的傍晚，飯後家常
板屋排著板屋，靜靜的聆聽
歲月與歲月擦身而過的聲音。夢在
抽長，掙破生活的膚囊
為不斷被複製的明天引頸仰望

一群燕子來了又離開，誕生與
死亡，化為意象

在人生的巷道，無言
伸向四方

註：瓜拉吉賴，馬來名為 Kuala Krai。

4. 蘭道班讓：邊界的鄉愁

在河岸上擺渡的黎明，以南方
古老的暹語，向小鎮上所有人問好
回答的卻是一圈圈擴散的漣漪

當橋把地平線拉長，欲望
在體內偷窺
一條蛇，從昨夜的草叢中
隱沒。陽光曬過的街口，發燙
在眼、在耳、在鼻、在舌、在口
在勃起的巷道有車子來來去去……

鄉愁在此倒懸成一首歡樂的歌曲，跨過去
回家的路就迷失了自己

而遊客、情人，在手拉手的免稅區
購買廉價的閑情，並讓
靈魂整形，在排滿膾炙人口的市集
留下了零亂的足跡

對岸，燈火
繼續亮起，此岸
愛情與生活，繼續延長下去

註：蘭道班讓，馬來名為 Rantau Panjang。

5. 道北：鐵道的格律

歡迎光臨，馬來半島最北的鐵道站
起點與終點，宛如一生
青春和繁華落盡後
有人離開，有人到來
有人坐著與歷史對話，讓火車
卸下蒼涼，擺盪在日子與日子之間
等待時間空洞的回響

地圖上只是一點，雕塑成
睡佛，臥躺的姿勢如山脈高低起伏
銜接著長長的軌道，把
快樂與悲傷，平安的送到遠方

夜裡，居民在悠揚的氣笛聲中
翻開睡眠的另一面，下一代
在老去的歲月裡不斷繁衍，生長
戀愛、成家，然後
坐著火車在另一個歲月裡消失不見

Selamat Jalan，從英殖民時甦醒的月臺
跨出，但請將回憶留下
並歡迎下次再來

註：道北，馬來名為 Tumpat。

6. 哥打峇魯：新城的寓言

南中國海的濤聲被捲進一張
地理藍圖，攤開來盡是回教堂的晨禱聲
在黎明前與文西阿都拉，輕輕
敲叩夢的城門，先知的早晨在這裡升起……

天猛公路已被截成一小段，並退讓給
從阿拉伯移植而來的街景，大亭
復小亭，蛇遊出去的是一路炯炯陽光
測量著整座城的心臟，跳動的頻率化為
唇語，偷偷
述說另一段身世的荒涼

超市、巴士站、星期五的商店
消失在週休裡，峇迪衣、電影院、攤販
Nasi blaut、Nasi dagang、不賣酒、不賣
春、不能有夜總會，抬頭
愛情老了，月光在月光海灘上發亮……

斂翅的心情在雨季中撐傘走過，飛翔的
天空，眾神躲在可蘭經背後沉默
鎮安宮卻年年煙火，用遺忘的母語
唱歌，召喚五百年前的祖先
回家，坐一坐

而黝黑的皮膚，曾被吉蘭丹河
搓過，洗衣的木筏人家
用力，把一頁頁的府城舊事
重新洗滌，晾起
日日月月就有了清新亮麗的回憶

註：哥打峇魯，馬來名為 Kota Baru。

0. 跋

去年的蟬聲凝固成一枚遠星
向赤道的航線飛行
在馬來半島東北的土地上
化成詩的聲音，逼進
夢與鄉愁的心情：

Kelatei
Mipi jupo mipi, di
Tanoh Peranokei, menjadi

Seulas peringatei
Tidok akei ilei^[註]

[註] 這是以吉蘭丹語寫成的詩，意即：

吉蘭丹
夢找到了夢，在
童年的土地，成了
一縷記憶
永不消匿。

語言術 (2005)

我們模擬別人的唇音ㄅㄆㄇ
把擱淺在喉結的鄉韻洗掉
遺忘遙遠，從子宮壁上傾聽
母親顫抖的方言，牙牙學語的從前
舌頭頂在稚拙歲月之間，我們學習走路
看天，學習吃飯和計算
讓母性的語言帶著我們四處遊玩，直到

鄰居的小童用吉蘭丹土話跟我們交談
magi 是來，gi mano 是去哪裡，balek umoh 是回家
偶爾他們叫我們回去中國的老家
然而我們卻用吉蘭丹土話把自己的童年種下
耕犁過的腔調純正地在這土地上開滿了花
偶爾我們也會用不同的語言跟自己打架
只是在缺了門牙的嘴角
漏風的語言都要爭相出走

當我們開始尾隨姐姐的身影走進華小
老師的華語在我們的耳際重重垂下，沒有
ㄅㄆㄇ，ㄅㄆㄇ
天地山河秋冬春夏，四聲找不到
自己的腳，有邊讀邊，無邊讀中間

翻開字典我們讀出自己貧血的臉
還有更多的：阿華、阿明、阿祥、阿賢、阿燕
在福建話、廣東腔、海南語、潮州音中
交會而過，成了一張張
四處離散和模糊的面孔

而我們的馬來語永遠坐在冷板凳上
和我們的青春對望，時間
卻在窗外不斷逃亡，多少年後
當我們重新在一首抒情的馬來詩裡
相遇，你卻說起了英語，說起
你的移民和別離，並讓過去
膠捲成薄薄一頁我們的思念

如今擱淺在另一座島嶼
兩岸潮聲起伏
台灣國語站起，我卻必須
遺忘過去，出彳尸日卍ム
在捲舌與舌尖之間，必須
以最稚拙的腔調，緊緊頂住
我們的語言術
我們最後的身體

星月知道 (2007)

在馬來少女遮著頭巾的洗髮精廣告板上
吉蘭丹的風景已被鎖進遙遠的童話裡
語言肆意遊行，穿過赤裸的記憶，穿過
青春流亡後的理想廢墟，在一根燒亮的
菸上，詩的文字秘密仿如禱辭
從一座新興的城市背後裊裊升起

而世紀末的黎明在遠方守望，逆光的星月知道
成長的胸膛長不出蒼苔，歲月懷抱如海
祭壇上的政治宣言被結紮在可蘭經中，在
朝拜的背影下，家譜壓住禁忌
蛇入神經末梢，隱隱發疼，宛如
每年回來探訪的季風，犁開體內
斷代的史詩，並讓一條河水出走

而小小的夢，小小地沉睡在
無人張望的窗口，無人呼喚，永不醒來

廟還在，滿天神佛仍在我們頭上三尺處遊走
豬狗牛羊也還在，依舊無知無識地等待，吃飽、做愛
繁衍更進化的後代，並在廟堂的神案上
以最優美的姿態見證自己的存在

而我們依然躲在破碎的母語裡校讎自己的身世
在中文課本上流離，在港劇裡散步，並以
臃腫的身軀，裹住迷路的詩句，跨步進入別人的身體

走不回去，許多鄉朋揹著土地，在時間裡
終於揮手離去……

故 事 (2007)

讓時光翻譯我們遺失的寓言，五十年
風雨把一條河流漸漸讀成家園
樹的身世，泥土知道，根鬚
延伸向不斷修築歷史的城
地下水道卻蟑螂亂竄，與蛇蟲
暗中咬嚼故事的源頭，讓創傷的文字
找不到逃亡的出口，而只能
寬容，靜靜在自己的世界裡喊痛

(Tikus mengejar tikus diantara keris
Tajam, menikam keharmonian
di bibir sejarah silam)

是可疑，或不可疑？穿過馬來拼音我們
註釋種族歧義的文法，峇峇或惹娘
或更老的傳說，圍住沙籠的身體，縮入
五百年前的史冊，以一首班頓
留言給童年，要學習愛、團結和諒解

(Siapa yang mencerobohkan dongeng
di sekitar kamar berita? melahirkan
warga laba-laba)

我們是在自己國家的異鄉人嗎？

流徙於

政治的宣言，牧放一群憂患話語

尋找可以繁衍神話的草原，或

躲閃柵欄的圍困，以一首隱晦的

詩，偷渡迷路的雲，和

自己故事裡的命運

(Suara dicekam, tanpa bicara

hati dan mata

meninggalkan warung sengketa

terhempit di pusara ibu kota)

只能像暗夜中的螢火蟲了，振翅

拍醒流離的夢，用自己的光

照自己未來茫茫的前路

而五十年，我們還在途中

還在惶恐的說一個尚未說完的故事

※ 二十年前，曾寫過「三十年，許多人走過／帶著，沉醉的琴音／懷疑和猜忌的眼神，走過」（〈夜思——三十年來家國〉）的詩句；而二十年後，故事還沒有說完，還在途中，還得再繼續的說下去……。